
第三場 討論

主持人：蔡源林（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）

【竹內整一教授】 我想說明李教授剛才提到有關日本注連儀式的問題。

在日本，注連繩稱做「しめなわ」，作用主要是在界定一個神聖之地。日本一般家庭在新年時，也會裝飾注連繩來避免災禍侵入家中。雖然注連繩有迴避災禍的功用，但卻未達消除災禍的功能。剛才拜聽了李教授的報告，讓我覺得這種基於道教的解除災難方法，是通過人爲的力量，非常積極、主動的達到其效果。在消除災禍的法術背後，是有什麼抽象或形而上的道教精神與理論？日本的注連繩用來迴避災禍，是利用存在於這個世界神聖力量的意義，例如儒教有「天地之理」，佛教有「佛的功能」等超越人類的偉大力量。在道教的理論中，是否也有此種超越人類力量之存在？

【問題】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「東亞生死學」，剛才拜聽各位教授報告的內容，讓我覺得重點是「死」，而「生」只是未死之前的事，不是單純的「生」。俗語說：「千古艱難爲一死」，「好死不如賴活著」，換句話說，死比生更爲嚴重。所謂「一樣生人百樣死」，感受不盡然相同。痛苦的死，可說是一種自然的死去，而沒有痛苦的死，可能是突然無預警的死亡，例如空難或車禍。死亡中，有一種是不捨的死，也就是不想死去，有所掛念。另一種是毫無牽掛的死，死的很痛快。今天的討論若將重點放在喪葬儀式，似乎不夠周全，應該要更切身的思考「死亡」本身的意義。

【エリック・シッケタンツ（東京大學研究生）】 我想請問李豐楙教授。我對近現代的宗教感興趣，因此想從此觀點提出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是：「解除」的儀式在現在台灣的社會中，是如何的被實行？其實行的頻率程度為何？在進入二十世紀後，「解除」的儀式是否有所變化？另一個問題是：李教授在論文中強了解除儀式是從中國傳來的連續性，但台灣在日治時期也曾有過喪葬儀式的改革，這種政治政策上的改革，是否對「解除」儀式產生影響？

【池澤優教授】 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有關生死學，在這種場合提出太專業的問題可能有些並不合適，但最近我寫了有關張勛燎先生的論文，也對其理論進行研究，因此想從此觀點提出兩個較專業的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是：李教授您對張勛燎先生提出的「初期天師道」，也就是天師道的道教教團組織在二世紀即已存在的說法是否同意？另一個問題是：劉屹先生對張勛燎先生的說法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，他認為天師道是根本沒有組織性的活動。對劉先生的理論您有何看法？

【李豐楙教授】 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先回答第三個問題。我並不太贊成張勛燎先生所說，二世紀的「道中人」就是初期的天師道，我認為其只是早期的道派。至於劉屹的說法我不是非常確定，但也不能說是其完全沒有組織。因為在廣闊的華北地區曾出現大量的解注器，若說其中沒有互相傳遞散播，也是不太可能。

而台灣在日本統治期間遺留下來的喪葬儀式，有一個名稱稱為「告別式」。道教所傳承的儀式並未受其影響，因為台灣的道教是透過父子相傳、師徒相授的方式傳承，政治政策的力量很難將其改變，而「解除」儀式現今在台灣鄉下地方也都能看到。我認為在華人地區，保存道教儀式最自然且最完整的地方，就是在台灣。我曾在馬來西亞做過六年調查，當地華人所保存的道教儀式就沒有台灣完整。這樣的道教儀式，在我們到福建或廣東去進行調查時，都發現其被認為是迷信，而已斷絕了近五十年。道教解除儀式中的「解土」，在台灣被稱作「卸土」，直至今日，此儀式在道教建廟過程中，都還是必須要進行的首要儀式。「卸土」的儀式在王充的《論衡》中即已記載，當然在儀式上已

經有了一些變化。另外，我非常感謝竹內教授的提醒，有關日本注連繩的民俗文化，若按竹內教授的說法，注連繩是含有「結界」與「鎮壓」的意義。而注連的思想與其儀式後來被道教完整保存，成為超自然力量解除超自然危險的一種方式。但我仍不太了解，為何注連繩能在日本社會中保存下來，而在漢人社會中卻已喪失？我今天最大的收穫是，在東漢被提出的「注連」思想及器物，在現在的日本社會中是以「注連繩」的方式保存下來，這種民俗文化的留存，我也感到非常驚訝。因此我相信，表現神聖力量的器物與儀式，是可以超越時間及空間，甚至超越民族而持續存在。我也希望自己有機會親自去日本，了解「注連繩」在日本社會使用的普遍性。謝謝。

【謝世維教授】 我想簡單回答剛才提到有關張勛燎先生的議題。根據張勛燎與白彬兩位學者的說法，認為自出土文物來看，天師道是從東方傳至西方。但現今學界並未接受此觀點，大部分學者對於張勛燎先生所說，天師道在二世紀已有組織性的說法也不贊同。這個問題也牽涉到道教的定義，極為複雜。我的回答到此，謝謝。

【林鎮國教授】 感謝李豐楙教授及謝世維教授的精闢回答。